

# 我有着 青春的时候

萧红一著



萧红  
散文集

半生尽遭  
白眼冷遇，  
……身先死，  
不甘，不甘。

彩绘珍藏本

民国才女，文学洛神。  
呼兰河流动的诗篇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萧红散文集

我有着  
青春  
的时候

萧红一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我有着青春的时候：萧红散文集 / 萧红著. — 北京：  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8  
ISBN 978-7-5113-2769-7

I. ①我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83152号

### 我有着青春的时候：萧红散文集

---

著 者 / 萧 红

出版人 / 方 鸣

策划编辑 / 白露宛

责任编辑 / 小 乙

封面设计 / 马顾本

绘 图 / 李婧澜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70mm × 1280mm 1/32 印张 / 10.5 字数 / 150千字

印 刷 /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

版 次 /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769-7

定 价 / 29.8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：100028
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：(010) 82605959 传真：(010) 82605930
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序 言

## 海棠花开，刹那芳华

有人形容萧红，她不是烟花，却比烟花更寂寞，她不是海棠，却比海棠花更为苦恋断肠。

萧红，这个东北女子，犹如一朵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海棠花，孤傲冰洁在那个零落纷扰的三十年代，是一抹凄艳亮丽的红。

萧红的一生是从异乡到异乡的孤单旅程。她说：“我总是一个人走路，从前在东北，到了上海后去日本，从日本回来，现在到重庆，都是我自已一个人走路。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……”这么孤单的旅途，不是没有人陪，但她身边最亲的人往往是带给她最深伤害的人。

她短促苍凉的生命是和男人紧紧连在一起的，童年受尽家庭冷落，唯一带给他温暖的是祖父。可祖父老得那么快，他只陪伴萧红到她18岁。祖父去世后，她对家庭已没有任何留恋，为反抗父亲封建专制的包办婚姻，从家里出走。从呼兰逃至哈尔滨，再逃到北京，到上海，到香港，不停地迁徙，每一步都惊心动魄，异常艰险。

逃出家后的萧红，先是被未婚夫王恩甲诱骗，即将临盆遭其无情遗弃。在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，遇到了英雄一般的萧军，两人陷入热恋，

随即同居。这个勇敢刚毅的男人本来是她心中一生的依靠，却对她实施家庭暴力并且背叛她。在身心都受到巨大创伤后，虽然依然爱着萧军，萧红依然选择和他决绝地分离，彼时，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。

后来孩子不保，再嫁端木蕻良，仍难逃疾病疼痛的折磨，31岁时便在香港孤寂地早逝。

她的一生凄楚坎坷，像是风雪中那枝凄婉的红海棠，红颜易逝，只留刹那芳华。

因为有如此不幸的遭遇，所以她的文字不似冰心般清秀纤丽，也不似张爱玲般华丽苍凉，却有别样的情致。

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字训练，可语言天然地灵秀，是熹微般柔和的光线，晕染着每个灰暗的晨昏。带着原野和丛林里幽谧的青草香，有着史诗般的辽阔旷远和心照不宣的幽微心绪。就像悲剧，流露着令人鼻酸的伟大与感动。

这个寂寞忧郁的女子，敏感脆弱却又不乏男子的英气，专注于自身写作的她，不受当时社会主流写作风向标的影响，是文坛里难得的一泓清泉，涤荡纷乱世情。

但也因为如此，萧红在世时，她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大众的推崇。若没有鲁迅的认可，或许她的作品早已湮没在浩瀚的民国文坛里。鲁迅看中她，就是嗅到她文字里的泥土气息诗情画意地游走。在荒蛮的东北土地上，幼时的后花园，充沛的日光，愚昧而质朴的家乡人民是她文字中眷恋的记忆。

而她，就是呼兰河流动的诗篇，鲜活地存在于广袤天地间。

戴望舒悼念她：

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，  
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，

我等待着，长夜漫漫，  
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。

卧听着海涛声音的她，短暂生命里是如何承受这寂寞长途的呢？从她的文字里，或许可以找到零星解答。

书中基本涵盖了萧红的所有散文，其中《商市街》相当于她与萧军同居时期的日记，而书信《致萧军》中更是袒露萧红热恋时的情态，更有她描写家乡生活和悼念祖父的散文，从这本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萧红。

目  
录

商市街	1-1	欧罗巴旅馆	002
	1-2	雪天	006
	1-3	他去追求职业	010
	1-4	家庭教师	012
	1-5	来客	018
	1-6	提篮者	020
	1-7	饿	023
	1-8	搬家	028
	1-9	最末的一块木样	033
	1-10	黑“列巴”和白盐	035
	1-11	度日	037
	1-12	飞雪	040
	1-13	他的上唇挂霜了	044
	1-14	当铺	047
	1-15	借	049
	1-16	买皮帽	052
	1-17	广告员的梦想	055
	1-18	新识	060

1-19	“牵牛房”	063
1-20	十元钞票	065
1-21	同命运的小鱼	068
1-22	几个欢快的日子	073
1-23	女教师	077
1-24	春意挂上了树梢	080
1-25	小偷、车夫和老头	083
1-26	公园	086
1-27	夏夜	089
1-28	家庭教师是强盗	093
1-29	册子	095
1-30	剧团	099
1-31	白面孔	103
1-32	又是冬天	105
1-33	门前的黑影	110
1-34	决意	113
1-35	一个南方的姑娘	115
1-36	生人	118
1-37	又是春天	119
1-38	患病	122
1-39	十三天	126
1-40	拍卖家具	128
1-41	最后的一星期	130



其他散文

2-1	小六	136
2-2	烦扰的一日	140
2-3	过夜	144
2-4	破落之街	149
2-5	蹲在洋车上	153
2-6	初冬	158
2-7	孤独的生活	163
2-8	索非亚的愁苦	166
2-9	一条铁路的完成	173
2-10	放火者	179
2-11	长安寺	184
2-12	鲁迅先生记	187
2-13	回忆鲁迅先生	189
2-14	牙粉医病法	194
2-15	滑竿	197
2-16	中秋节	201
2-17	镀金的学说	203
2-18	祖父死了的时候	209
2-19	女子装饰的心理	213
2-20	永远的憧憬和追求	216
2-21	感情的碎片	218
2-22	两个朋友	220
2-23	林小二	227
2-24	来信	231
2-25	天空的点缀	233
2-26	失眠之夜	236

2-27	在东京	240
2-28	火线外（二章）	245
2-29	一九二九底愚昧	249
2-30	《大地的女儿》与《动乱时代》	255
2-31	无题	260
2-32	记鹿地夫妇	263
2-33	我之读世界语	272
2-34	花狗	274
2-35	茶食店	277
2-36	骨架与灵魂	280
书	3-1 致萧军	282
信	3-2 致许先生	324

萧红  
商市街。



# 欧罗巴旅馆

1-1

楼梯是那样长，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。其实只是三层楼，也实在无力了。手扶着楼梯，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，不属于我的腿，升上几步，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。

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，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，用袖口慢慢擦着脸。他——郎华，我的情人，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，他问我了：“你哭了吗？”

“为什么哭呢？我擦的是汗呀，不是眼泪呀！”

不知是几分钟过后，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，棚顶是斜坡的棚顶，除了一张床，地下有一张桌子，一围藤椅。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。开门时，那更方便，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。住在这白色的小室，我好像住在幔帐中一般。我口渴，我说：“我应该喝一点水吧！”

他要为我倒水时，他非常着慌，两条眉毛好像要连接起来，在鼻子的

上端扭动了好几下：“怎样喝呢？用什么喝？”

桌子上除了一块洁白的桌布，干净得连灰尘都不存在。

我有点昏迷，躺在床上听他和茶房在过道说了些话，又听到门响，他来到床边。我想他一定举着杯子在床边，却不，他的手两面却分张着：

“用什么喝？用脸盆来喝吧！”

他去拿藤椅上放着才带来的脸盆时，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发现，于是拿着刷牙缸走去。

旅馆的过道是那样寂静，我听他踏着地板来了。

正在喝着水，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单上，我用发颤的手指抚来抚去。他说：

“你躺下吧！太累了。”

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抚来抚去，床单有突起的花纹，并且白得有些闪我的眼睛，心想：不错的，自己正是没有床单。我心想的话他却说出了！

“我想我们是要睡空床板的，现在连枕头都有。”说着，他拍打我枕在头下的枕头。

“咯咯——”有人打门，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，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：

“也租铺盖吗？”

“租的。”

“五角钱一天。”

“不租。”“不租。”我也说不租，郎华也说不租。

那女人动手去收拾：软枕，床单，就连桌布她也从桌子扯下去。床单夹在她的腋下。一切都夹在她的腋下。一秒钟，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。

我虽然是腿颤，虽然肚子饿得那样空，我也要站起来，打开柳条箱去拿自己的被子。

小室被劫了一样，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，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。

晚饭以前，我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的。

晚饭就在桌子上摆着，黑“列巴”和白盐。

晚饭以后，事件就开始了：

开门进来三四个人，黑衣裳，挂着枪，挂着刀。进来先拿住郎华的两臂，他正赤着胸膛在洗脸，两手还是湿着。他们那些人，把箱子弄开，翻扬了一阵：

“旅馆报告你带枪，没带吗？”那个挂刀的人问。随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个长纸卷，里面卷的是一支剑。他打开，抖着剑柄的红穗头：

“你哪里来的这个？”

停在门口那个去报告的俄国管事，挥着手，急得涨红了脸。

警察要带郎华到局子里去。他也预备跟他们去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为什么单独用这种方式检查我？妨碍我？”

最后警察温和下来，他的两臂被放开，可是他忘记了穿衣裳，他湿水的手也干了。

原因日间那白俄来取房钱，一日两元，一月六十元。我们只有五元钱。马车钱来时去掉五角。那白俄说：

“你的房钱，给！”他好像知道我们没有钱似的，他好像是很着忙，怕是我们跑走一样。他拿到手中两元票子又说：“六十元一月，明天给！”原来包租一月三十元，为了松花江涨水才有这样的房价。如此，他摇手瞪眼地说：“你的明天搬走，你的明天走！”

郎华说：“不走，不走……”

“不走不行，我是经理。”

郎华从床下取出剑来，指着白俄：

“你快给我走开，不然，我宰了你。”

他慌张着跑出去了，去报告警察，说我们带着凶器，其实剑裹在纸里，那人以为是大枪，而不知是一支剑。

结果警察带剑走了，他说：“日本宪兵若是发现你有剑，那你非吃亏不可，了不得的，说你是大刀会。我替你寄存一夜，明天你来取。”

警察走了以后，闭了灯，锁上门，街灯的光亮从小窗口跑下来，凄凄淡淡的，我们睡了。在睡中不住想：警察是中国人，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啊！

天明了，是第二天，从朋友处被逐出来是第二天了。

# 雪天

1-2

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，这使我不能再睡。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做黑色。

睡得背很痛，肩也很痛，并且也饿了。我下床开了灯，在床沿坐了坐，到椅子上坐了坐，扒一扒头发，揉擦两下眼睛，心中感到幽长和无底，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，并且没有灯笼，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。屋子虽然小，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，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，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；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！

一切街车街声在小窗外闹着。可是三层楼的过道非常寂静。每走过一个人，我留意他的脚步声，那是非常响亮的，硬底皮鞋踏过去，女人的高跟鞋更响亮而且焦急，有时成群的响声，男男女女穿插着过了一阵。我听遍了过道上一切引诱我的声音，可是不用开门看，我知道郎华还没回来。

小窗那样高，囚犯住的屋子一般，我们起头来，看见那一些纷飞的雪花从天空忙乱地跌落，有的也打在玻璃窗片上，即刻就消融了，变成水珠



